

陈卓然 孙华良著
知识出版社·上海

阳光下的阴云

——来自公安第一线的报告

阳光下的阴云

——来自公安第一线的报告

陈卓然 孙华良 著

阳光下的阴云

——来自公安第一线的报告

陈卓然 孙华良 著

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沪 版)

(上海古北路 650 号 邮政编码 200335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6.5 字数 132,000

1991 年 2 月第 1 版 199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6,000

ISBN 7 5015 5459-5 C·4

定价: 2.6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以翔实的资料、正确的数据、生动的事例、严肃的态度，录下了大都市喧闹之下发出的幽幽的警钟之声：“盲流”的冲击、交通的错位、赌博的蔓延、“黄牛”的猖獗、精神病人的滋扰……对此潜藏的危机，战斗在公安战线上的作者，以拳拳之心进行了深入剖析；颇有见解地提出了不少治理的初步设想；急切地呼吁要搞好社会治安，除了全党动手，全社会动手，进行综合治理，别无其他捷径。

全书文笔流畅，分析中肯，可读性强。

序

在阳光明媚的天空中，总有那么几片飘浮的阴云；在春风荡漾的大地上，也总存在几个阴暗的角落。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，到处洋溢着蓬勃的生机和活力，但也存在一些丑恶的现象——赌博、卖淫、“黄牛”、“盲流”、自杀……对这些客观存在的现象及其潜藏的危机，陈卓然、孙华良两位年轻的同志，结合他们多年来的本职工作，以严肃认真的态度，活泼流畅的文笔，作了真实的反映，并且中肯地提出了清污治丑的设想。

改革开放十年来，我国的经济建设迅速发展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，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。但治安形势如何呢？乔石同志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：“社会治安形势基本稳定，但还相当严峻。”这也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论断。

的确，国门洞开后，伴随着新鲜空气的到来，“苍蝇”“蚊虫”也乘虚而入，一些原先在我国已经绝迹的丑恶现象又沉渣泛起。商品经济的发展，使一部分人对金钱趋之若鹜，甚至不惜出卖人格、国格……对这些，我们需要运用宣传工具去揭露，使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下，让广大人民群众去鞭挞，去批判，去清除。而今《阳光下的阴云》的出版，正可起到这样的作用。

《阳光下的阴云》的字里行间，反映了两位年轻作者的拳

拳之心：要搞好社会治安，除了全党动手，全社会动员，进行综合治理，别无其他捷径。这需要党和政府、政法部门、各行各业、广大群众齐心协力，进行扎扎实实、卓有成效的工作，把那些“苍蝇”“蚊虫”消灭掉，把各种丑恶现象清除光，使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地上，春风更加和煦，阳光更加明媚。

我们的国家需要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，我们的人民需要励精图治、团结奋斗的革命精神，唯有如此，社会主义中国早日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的目标才能达到。

易庆瑞

1990年5月

目 录

一、都市并非遍地黄金	
——关于泛滥成灾的“盲流”.....	1
二、沼泽之地莫拓宽	
——关于拥挤不堪的交通.....	22
三、万恶狂潮涨四方	
——关于愈演愈烈的赌博.....	45
四、铜钱眼里翻跟斗	
——关于形形色色的“黄牛”.....	67
五、太阳黑子在活动	
——关于青少年违法犯罪.....	89
六、可怕的变形报复	
——关于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.....	109
七、飘洋过海非儿戏	
——关于如潮的因私出国.....	125
八、无罪的罪孽者	
——关于精神病患者的滋扰.....	155
九、他们不想活下去	
——关于万念俱灰的自杀.....	175

一、都市并非遍地黄金

——关于泛滥成灾的“盲流”

“盲流”何意？翻遍《辞海》、《辞源》，依然茫茫。

1989年1、2月间，中国各大城市，几乎都采取了统一的行动——清理“盲流”。

北京。2月24、25日两天，滞留在火车站的外地人突破3万（正常的情况是每天2万人）。2月26日又创下新的纪录，达到了4.2万。北京市副市长亲自挂帅，在27日把4万余名外地人送上火车；

广州。车站广场上人山人海，难以栖身。电视台记者好不容易挤进人堆，随意采访了“作客”羊城的外地人。遗憾的是，这些人来广州并非旅游观光，也不是探亲访友，更没有贸易洽谈的任务。他们只是听说“东南西北中，发财在广东”，所以上广州“捡钱”来的。为此，报纸上发出强烈呼吁：“回去吧，广东并非遍地金银！”；

沈阳。农贸市场成了“盲流”人员的免费旅馆。公安干警、联防队员推醒一个个睡意朦胧的外地人。他们满脸狐疑，直愣愣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事。这些人心中的旗帜是：“打工赚

钱，看看世界。”这难道也有错？

.....

据统计，在23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，外来人员日均流量已近1 000万，有的地方的外来人已相当于常住人口的25%。

北起哈尔滨，南至海口，西抵乌鲁木齐，东达上海，没有一个城市不受到“盲流洪峰”的袭扰。几千年形成的“厮守家园”的传统，在当代社会中受到强烈的冲击。不少人登上火车，登上轮船，坐着长途汽车，向着百千里外的陌生的土地奔去。

1. 别梦依稀

上海怎么样？

情况也不妙。几年来，外来人口直线上升，100万、150万、180万、208万。专家惊呼：太多了，来得太多了！上海已经疲惫，上海承受不了，上海就要“爆炸”了！

上下班的职工等在车站上，翘首盼望着远处的来车。汽车还未停稳，一些外地人便拎着大包小包前拥后挤，各种各样的乡音混杂在一起。上海人愤怒了：“把他们赶出去，他们吃饱饭到处瞎走，我们没那精力同他们挤。”

星期天，操劳了一周的上海人走上街头，想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。可一到闹市区便发觉人如潮涌，源源不断，看见外地客趴在柜台前，大把大把地数着钱，营业员则跑进仓库，翻出商品，递到顾客手里。上海产品的价格本来就低于国家平均价，再加上质量上乘，无怪得到外地人的青睐。可上海人一向擅长

从自身利益考虑问题，长此以往，上海的东西能不涨价吗？

这时，一些上海人不再以友善的目光对待外来人。令人心醉的赞扬变成了冷嘲热讽的挖苦，而且大有朝无情鞭挞方向发展之势。

“盲流”，大概就是那时节产生的名词。

俱往矣，过去的好时光！

2. 不肯归巢的“燕”

燕姑娘，年方十八，自幼生长在一个贫瘠的山坳里。村子里象她这般年纪的，早已拜过天地，有的甚至连娃儿都已着地了。可燕姑娘还整日价捧着书，天昏地暗地看，以后就是借着暗淡的光，没日没夜地写。爹娘看年龄不饶人，决定为女儿结亲，也算了却一桩心事。还真找着了一位，男方还是个初中毕业的识字汉（这在那里已是很不易了）。万事齐备，就等着吉日良辰，备轿迎娶了。爹娘却在女儿的炕上看到了一张字条，赶忙请教书先生来断字，上面写着：“我投错了胎，不该生在这个家。”

燕姑娘辗转来到江南，先抵杭州，可“人间天堂”并未给她带来好运，她就索性登上火车，一路站着到了上海。在她的心目中，偌大个上海总会有自己的安身之地，就象书上写的那样，靠自己的奋斗，去创造一个新的天地，不管怎样，也要比守着破瓦房、庄稼汉强得多。

走出上海站，她真的陶醉了一番。好亮的灯，好多的人，好大的广场，好气派的车。如果在家里，也许一辈子都看不到这种景象，她想。

已近深夜，她得找个住处，但干瘪的钱包给了她否定的回答。燕姑娘摸出仅存的5角钱，买了碗馄饨，狼吞虎咽地吃了。然后，她在一辆废弃的公共汽车里躺下，带着甜美的希望进入了梦乡。

燕姑娘闯入了别人的“领地”，得到的惩罚是，她随身携带的那只包不翼而飞，那里面装着她所有的家当。

阳光倒是不错，可燕姑娘的心境却很坏。她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，想象意外的机遇从天边飞来。

在一个卖包子的小摊前，燕姑娘停下了脚步。看着那股升腾而起的热气，她顿时感到饥肠辘辘。燕姑娘舔了一下干燥的双唇，呆立在一旁。

女摊主忙过一阵，把钱装进了口袋，侧身一瞅，一位外地姑娘正瞪着渴望的双眼，望着包子出神。女摊主莞尔一笑：“小妹妹，想吃包子吗？”

燕姑娘点了点头。

“很便宜的，二角钱一个，不收粮票。”女摊主热情推销着自己的产品。

燕姑娘摇了摇头。

女摊主感到纳闷，仔细端详起眼前这个陌生人：蓬头垢面，精神憔悴，虽有几分灵气，但却带着一种乡村姑娘的憨样。从燕姑娘的眼神中，女摊主断定她肯定遇到了什么难堪的事儿。也难得女摊主菩萨心肠，走上前去送了两只包子给她，她闻到了燕姑娘身上散发出的隐隐的汗酸味儿。

萍水相逢，女摊主把燕姑娘带回了家，给她打水洗澡，还拿出自己的衣服让她换上。燕姑娘以为天无绝人之路，或许自己能给摊主当个伙计。

女摊主一听此言，慌忙连连摆手：“不是我不肯，我也不是靠它吃饭的。我也是有职业的人，现在厂里生产没原料，放假三个月，让我们拿打折扣的工资。过了这段，我还是得回厂里上班。再说这种小本买卖，赚钱不多人倒很累，还提心吊胆地生怕碰上收税的或者工商大队。要是我们两个人做，一天顶多赚它个两三元，这些钱，你住旅馆都不够。”

燕姑娘听了这番话，不由垂下了头。

女摊主是个极富同情心的妇人，她抚了抚燕姑娘的头，“这样吧，你先出去找找活儿。没找到之前，你就住在我家，反正我们一家三口，吃饭也不多你一个。”

燕姑娘的眼眶里滚动着泪花。世态炎凉，书中尽说城里人情薄如纸，看来并不其然。

燕姑娘怀里揣着几个包子，开始在上海滩上寻职。起先，她跑的全是大工厂、大商店、大饭馆，甚至还走进了宾馆。有些人对她嗤之以鼻，有些人对她高声呵斥，总算有个好心人指点迷津：国营企业不能随便要人，再说上海的工厂谁家也不缺劳动力，还是上个体户餐厅看看去，兴许那地方需要个洗碗端盘的。

燕姑娘又开始一家一家去叩动个体户餐厅的门，得到的，全是冷若冰霜的回答。一些个体老板甚至先捏捏她的屁股，摸摸她的胸脯，浪声一句：“不刺激。”这时，燕姑娘总是一阵痉挛，脸上泛起了羞涩。

这天夜晚，女摊主在灯下织毛衣。燕姑娘依然愁眉不展，长吁短叹。

女摊主几次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喃喃地开了腔：“我家男人说了……咱们家小……经济也不宽裕……我看你再找不着

工作……还是回老家算了。”

燕姑娘一下子跪在地上：“大姐，您是我的恩人。我这辈子如果有个出头之日，决不敢忘记您的恩德。我求求您，再给我几天……”

女摊主扶起燕姑娘：“你得有一技之长啊，在上海这块地方，你要是没个特长，怎么混下去？”

燕姑娘沉思片刻，眼睛一亮：“大姐，我会写东西。”

“写什么？”

“写诗啊！”

“那太好了，有可能成为作家。”女摊主的想法很天真，她以为当个作家就象当个工人那么简单。“上海的出版社很多，你把诗找出来，明天我陪你去找他们。”

燕姑娘忽而意识到自己身边已是一无所有：“被人偷了，我原先写在本上的。”

“你还能记得吗？”

“能”。燕姑娘自信地一点头，她觉得一切都有了希望。

女摊主给她找来笔和纸，让她在桌子上摆开了架势。

男人回家，见老婆从马路上领来的乡下姑娘居然占据了整个桌子，弄得自己吃饭也没个地方，不由怒气上升。真想发作，女摊主把丈夫拉到了一旁：“她会写诗，弄不好咱们还培养了一个作家呢！”

男人探头一看，还真的看见纸上留下了几行虽不清秀但却工整的字句。男人在灶头上用了晚餐，便钻进了被窝。

这一夜，燕姑娘不停地写。女摊主还特地为她做了夜点心，让她吃饱了再干。第二天，两个女人带了诗稿和满腔的希望，投到了上海一出版社的门下。

老编辑是个诗人，接过写得密密麻麻的白纸一看：

一、心儿向着远方，那是我的家乡。

门前秃秃山头，屋后小河水淌。

故土虽然可恋，我心却想飞扬。

一朝脱离樊笼，却难忘记荒凉。

二、谁个不善怀春，哪人不会钟情。

只是未尽我意，怎能鲁莽相倾？

爷娘煞是糊涂，枉解女儿内心。

找个农郎许配，不顾我心伶仃。

三、……

老编辑苦笑了一下，温和地说道：“看得出，你还读过一点书。可你的这些作品，老实说，还不到发表的水平，更谈不上在我们这儿出书了。你是哪儿的？”

女摊主将燕姑娘的来历一五一十地作了详尽介绍。老编辑一听，至为感动：“姑娘，你可算遇见好人了。你这样整天在外面走，要是遇上个流氓，那你这辈子就完了。我看你还是早点回家吧。”

燕姑娘倔强地昂起头：“不，我不回去。我出来的时候曾在祖坟上起过誓，不弄出个人模样来决不回家。”

老编辑依旧苦口婆心：“那你总不能老这样下去，你怎么生活呢？”

“在上海的外地人又不是我一个，他们能活，我为什么不能？”

老编辑长叹一声，这道理看来没法跟燕姑娘说清。他回头叮嘱那女摊主：“你赶快把她送到收容遣送站，让那里买张票送她回去。这么个姑娘家，出了事你也对不起她。”

女摊主还真听老编辑的话，将燕姑娘送到了收容遣送站。燕姑娘好一阵痛苦，被“装”上了北去的火车。

没过几天，女摊主回家时，发现房门口放着一袋水果和两包点心，下面压着一张字条：“大姐，我又回来了。我用我挣到的第一笔钱给你买了点东西，你千万不要厌（嫌）弃。燕”

她在哪里？在干什么？没有人知道。

类似燕姑娘这样的农村青年成千上万，他们心里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，走进了大上海。他们要摆脱单调的田间耕耘，他们要追求崭新的都市生活。

都市是否接纳自己？这个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。“总归能生存”，这是投奔都市的农村青年的普遍心态。他们只知道都市有宽阔的街道，却不晓得行人已是摩肩接踵；他们只看到都市有千万广厦，却不去探究什么人才有资格住进这样的楼房。

许许多多的人来了，带来许许多多的问题。令人不安的是，有些问题已经超出了政府的解决能力。作为地方政府，唯一切合实际的办法，就是将他们遣送返乡。可是，不少“燕子”就是不肯归巢，今天遣送返乡，隔不多久，依旧是两手空空，四处闲逛，重新出现在大上海的街头。

3. 讨饭碗里有“金山”

都市里有个“乞丐王国”，早已不成其为新闻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除了三年自然灾害那一段，乞丐已是难得见到。可现在，上海的乞丐象蚊子一样在“繁衍”开来。

繁华的街头，冷僻的弄堂，热闹的公园，拥挤的饭店，到处

都有“乞丐王国”的“公民”。他们衣衫褴褛，形销骨立，严冬里只穿一件棉袄，盛夏时整天打着赤膊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你在饭店里点完酒菜，正准备享受一下美味佳肴给你带来的情趣时，面前突然呈现一副满腹愁肠、如泣如诉的脸容，接着一只脏兮兮的手伸到眼皮底下，你会有一番什么感受？

笔者不知道新时代的“乞丐先驱”是何方“神仙”，反正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。倘若“乞丐王国”发达了，他们大概也要立个宗谱，考查一下他们的历史沿革。笔者关心的是，究竟有多少乞丐是万般无奈之下才走上这条路的。

洪福，苏北的一个普通农民。因为是家中最小的一个，洪福自幼就深得父母的宠爱，农田粗活，从来不让其沾手。长大成人之后，洪福还是不懂播种节气，也分不清五谷杂粮。那年月，反正家里有劳力，又是吃的大锅饭，洪福就跟着大伙儿瞎凑合。父母为他娶了邻村的一个姑娘，也是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。洪福父母去世后，兄弟姐妹各起炉灶，随后上面来了政策，说是要分田包干。洪福和媳妇可傻了眼，便去找大哥商量。

到底是手足之情，大哥心一软，准备拉兄弟一把，可大嫂狠狠踹了自己男人一脚。洪福明白了，起身就往屋外走，大哥追出家门，说道：“阿弟，我对不起爷娘，对不起你。听说上海建筑队里人手少，每月的工资少说也有150元，你回去和老婆合计一下，看看能不能上那儿混口饭吃。”

还能说什么呢？洪福提起包袱，走到长江边，沿江而下，进了大上海。

大哥说对了一半。上海是有许多外地建筑队。

家都是临来前就凑够了人手，多一个人就得多分一碗粥，根本不让外人入伙。洪福在失望之余，暗自思忖：来也来了，不如在上海玩几天吧。上海的大世界是全国闻名的，洪福从小时候就听老人们讲起，他径自找到了位于延安东路西藏路口的那个乐园。

大世界还没开门，洪福便在路口的那座天桥上观赏着都市清晨繁忙的景象。他的身后，出现了一个破衣烂衫的男人。那人四周望了望，席地而坐，铺开一张七零八碎的纸，又从怀里掏出一只破碗。

洪福凑过去一看，原来是张“乞丐状”，上书：

“大爷大妈、叔叔婶婶：我家上有瘫痪老母，下有痴呆小儿，最后上海医院又确诊，妻子患了乳腺癌。为了治病，我已经倾家荡产，请各位思人大慈大悲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”

洪福看完状纸，冷冷一笑。这套把戏他懂，全是骗钱的玩艺儿。他走到原位，继续观望来来往往的车辆和熙熙攘攘的人群。

等洪福再回过头来，只见破碗里的现金和粮票已经堆积成了一座小山。那个男人趁人不注意，抓起一把就往口袋里塞（乞丐的衣裤别的地方都能破，唯独口袋极为严实）。

洪福眼睛一亮：嗨，这钱来得容易啊！他没想到都市人会这么傻。就这样，洪福把周游大世界的计划抛到了脑后，一直盯着那只破碗，看它满了又空，空了又满。中午 11 点半，那男人收拾起“吃饭家伙”，步履轻松地扬长而去。洪福掐指一算，一个小时，那人少说也讨得了 15 块钱。

“有福，不花分文就学会一个致富的‘本领’。第二